

國學小叢書

鬼

谷

子

新

注

俞
樾
撰



舊

小國
叢書
學

鬼

谷
子

新

注

主撰
編者
者
王俞
雲
五
棧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揣篇第七	一五
摩篇第八	一七
權篇第九	一九
謀篇第十	二三
決篇第十一	二七
符言篇第十二	二九
轉丸篇第十三	三二
肱篋篇第十四	三二
本經陰符七篇	三二
盛神	
養志	
實意	
分威	
散勢	
轉圓	
損兌	
持樞	四一
中經	四二

附錄	四五
篇目考	四九
校記	五五
周廣業跋	六三
阮元跋	六七



自序

余於民國初元，始讀鬼谷子。輒苦其古奧，以爲非淺學所能解。嘗望安得樂壹皇甫謚諸家註而一讀之。顧其書早亡，卒不可得。越數載，復尋繹其義，稍增興會。因輒介之於昆弟朋好，共同研索，冀或有得。顧朋輩中類以其義蘊不易詮釋，咸囑余爲任述作之役。余幼孤，貧窶失學，無所師承，夫詎敢妄有所論述。惟心焉識之，期異日或得當一申其志云爾。迨十二年冬，余自遼海南歸嶺表。襄垣李君楓橋自平寓書，督望甚殷。余以庸陋，奔命海隅，私意亦欲於此暇日，姑試爲之。顧每一執筆，輒自覺其空疏，稿成而毀者三，遂廢然而輟。夫然後知述學之匪易，斷非淺學者所能任也。雖然，自斯以還，每一研誦，遂爲札記以誌其意。積日累年，忽忽十載。所記凡若干條。雖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然以戰國時代，學人輩出，其與鬼谷先生同時並世或先後者不少。其文體義理，較相近接。取彼釋此，義自恰當。至於學

說從同，或且溯流尋源，而本出於鬼谷者，則舉一反三，其理益顯。其或義無可索，則取之秦漢諸家學說，雖歷時稍遠，而旁搜遠紹，撫其片詞賸義，亦足資詮詁。以視陶注之以己意詮釋者，其取徑自殊，庶幾或猶不悖鬼谷先生之真義也歟。至於鬼谷原書，歷代傳本，文多舛錯。余維戰國初期作品，文多從韻，以便口誦，流習傳授，斯爲正宗。鬼谷文中錯簡，類多可以古韻校正。因不避櫛末，輒擇其於義尤晦澀者，爲易其序。至文中訛誤，傳襲既久，亦抉其最不通者，校而正之。於是鬼谷文義，始豁然開朗，爲初學者所易探悉矣。然此固一家之私見。固猶待是正於大雅君子也。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番禺俞 棧誠之

江都秦恩復原序

鬼谷子不見於漢志，至隋唐始著錄。新舊唐書皆以爲蘇秦撰。然漢書縱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陸龜蒙以鬼谷爲王詡，王嘉拾遺記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假託者，以儀秦師事鬼谷，而史記蘇秦傳有簡練揣摩之語，鬼谷書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於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柳子厚嘗譏其嶮齷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抉摘幽隱，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縱約長，眞縱橫家之祖也。攷說苑史記注文選注意林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或不見於今書，或文與今本差異。蓋自五季散亂之後，傳寫漸失其眞，陶陰帝虎，譌脫相仍，不僅轉丸胠篋也。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尹

知章三家。樂注一見於文選注中，太平御覽數條，亦不著注者名氏。中興書目始列陶宏景注。晁陳二家繼之。貞白生於蕭梁，書迺晚出，讀者不無然疑。同年海甯周耕厓孝廉以注中多避唐諱，斷爲是尹非陶，詞頗博辯。然亦憑虛臆言，絕無左證。惟馬貴與文獻通考於陶注下云，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則在宋時已兩存其說。幸賴華陽真逸之名，得藉收於道藏。無論爲陶爲尹，皆可決其非宋以後之書矣。是書刻於乾隆己酉，僅據孫淵如觀察華陰嶽廟所錄本，讎校刊行。盧抱經先生重加勘定，至再至三，最後郵示述古堂舊鈔，始知道藏所存，譌脫正復不少，讀書固難，校書亦不易也。因重付剞劂，一以錢本爲主。其有錢本所無，而藏本所有者，審其異同，互相考證，又刺取唐宋書註所引舊注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今本亡佚，別見他書及稱鬼谷事跡足資參攷者，附錄於後，以備觀覽焉。嘉慶十年乙丑八月十五日江都秦恩復序。

鬼谷先生事略

鬼谷先生事蹟，其詳無可攷。依史記蘇張列傳，『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鬼谷先生。』又曰，『儀嘗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張儀。』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

其所居，因爲號。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

揚子法言曰，『儀秦學乎鬼谷

術。』王充論衡亦言，『蘇秦張儀縱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

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答佞篇。又曰，『蘇秦張儀悲

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明零篇。漢人傳說可攷者，祇此而已。至隋志皇甫謐

注，『鬼谷先生，楚人，生於周世，隱居鬼谷。』馬總意林錄鬼谷子序曰，『周時有

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族里姓名字。』樂豐注云，『此蘇秦作書記之也……』文選李善注，

『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

隱者通號也。』又太平御覽，『……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

至道……儀秦齋戒而往。見禮儀部又中興書曰，『鬼谷子……周時高士……』

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

以告儀秦者也……』據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祛篋三章。又晁公武讀書志，『鬼

谷子……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

橫之事敘。王伯厚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晁氏讀書志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儀秦者……』晁氏又云，『尹知章敘，

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至高似孫子略

則引蘇秦所記。見上意林引。其他陳振孫書錄解題，錢曾讀書記等稱引略同。若王嘉拾

遺記，則以鬼谷為歸谷。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古史考以為歸鬼聲相亂也。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

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于掌中及股裏。夜途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為蠶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

論謂余歸谷子也。蘇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胸中章帙三卷，晉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按拾遺記多附會之詞，不可盡信。綜觀歷代傳說，以下

判斷。知鬼谷先生故為周世之隱者，楚人，隱居鬼谷，嘗游於齊，蘇秦因以事師焉。

其姓字無可攷。馬貴與通考引晁氏讀書志有『隋志以為蘇秦書……陸龜蒙

詩謂鬼谷先生名詡，不詳所從出』之言。道藏目錄直以爲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殆附會陸詩而爲之詞。陸詩所引，晁氏

以爲『不詳所從出』則其說之不足據明矣。至新舊唐書及樂壹注王應麟漢

書藝文志考證，咸疑鬼谷子爲蘇秦僞託，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託名鬼谷。』又此言，『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

均以隋唐著錄以爲『蘇秦撰』之故，因緣其誤，故云然耳。詳見下文。

據史記六國表及蘇秦列傳，蘇子於周顯王三十五年西歷紀元前三三四年。始說燕文侯。是

年秦欲攻趙，『蘇子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史記文。其後慎靚王元年西前三二一年。燕

易王卒，子噲立。齊大夫使賊殺蘇子。又按張儀列傳，儀薨於魏，時爲赧王六年。即魏

哀王十年，西前三一二年。史記稱，『蘇秦早死，使儀得成其術。』張儀傳贊。則蘇子之不永年可知。蘇

張之生年月無可攷。計蘇子當政十四年，壽不逾五十。張子雖壽，亦不過六十。均

在戰國中世。總之，鬼谷先生年必長於蘇張，其爲戰國初期時人無疑。約當墨翟

楊朱之後，依胡適中國哲學史，墨子約生於西前五〇〇—四九〇年。死于西前四二五—四一六年。楊朱約生於西前四四〇—三六〇年之間。略先于申不害商鞅惠施

尸佼諸子，申不害約在西前三五八至三三三年相韓昭王。商鞅說秦，在西前三六一年，死於西前三三八年。惠施曾相梁惠王，約生於西前三八〇年，死于西前三〇〇年。尸佼商鞅客，楚人也，生死年月無可考。或

與之同時。吾人雖不能確定其年歲，要可信此說爲最近真。



鬼谷子真偽攷

鬼谷子三卷，始見於隋志，而班志不錄。新舊唐書均以爲蘇秦撰，樂壹注及王應

麟玉海漢書藝文志考證，亦以爲蘇秦書。

樂注見前，王應麟謂，『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

摩。鬼谷子有陰符之術，有揣摩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

考劉向說苑善說篇已引鬼谷子，

其文曰，『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

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其權謀篇

所稱述，亦均鎔會鬼谷子之言。茲引證之，比較如下。

鬼谷子文	說苑權謀篇文
『聖人……必先謀慮計定。』忤合篇。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著龜。』
『先王乃用著龜以自決也。』決篇。	
『聖人以道先知存亡。……』轉圓篇。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
『……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轉圓篇。	『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身。』抵巇篇。	『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

『天下分錯，……則抵而得之。』抵巇篇。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中經。

『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誠者隆至後，詐者當身而滅。』

劉向領校中祕時，有詔求天下遺書。

成帝三年八月。

固曾親讀鬼谷全書者，其著錄已在

漢書藝文志之前。

其後向子歆繼之，始傳七略，班固因為藝文志。

可見鬼谷子故存於西漢以前，此其明證

一。

又按淮南子汜論訓曰，『忤而後合，謂之知權。』又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

合。』淮南子歷引此言，凡四五見。『忤合』為鬼谷書篇目，反忤求合，固縱橫家

之心傳也。又淮南子一書，乃綜合先秦諸子百家言，多依諸子舊文。其時必曾見

鬼谷書無疑。考淮南王安於漢武元狩元年反誅，是在漢武之前，鬼谷之書具傳

於世矣。此其二證。

次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如索隱所證引，可為

鬼谷書存於西漢前之第三證。

次揚子法言曰，「蘇秦張儀學乎鬼谷術。」又曰，「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熾可抵乎。曰，賢者司札，小人司熾，況拊鍵乎。」雄與歆同時，其言「賢者司札，小人司熾，」固儒者排斥異端之言，不足爲訓。然其時雄固熟誦鬼谷子抵熾篇無疑。不然則抵熾之原理不如是之精熟也。此可爲歆前鬼谷子具在之第四證。

次漢書杜業傳傳贊，「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註，「抵擊也。隄毀也。……亦險也。……鬼谷有抵熾篇。」杜業漢成帝時人，與劉同時，班贊用鬼谷書語，而謂其時可無其書，毋乃不合論理。此可爲第五證。

然班固述劉氏父子之學，因歆所傳七略而爲藝文志，何以獨漏鬼谷子不載，此必有故。嘗攷劉向校錄遺書，據漢書藝文志敘，「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

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鬼谷子書在向時，或雖在中祕，而未經向奏錄，故其子歆奏上七略時，哀帝建平元年。西元前六年。於父所作，悉入著錄，而獨遺鬼谷者此也。至班固作藝文志，全錄七略。據班氏藝文志自注，『固於七略所錄，有出無入，有省無補，而獨無刪。』故藝文志之不錄其書，非無故也。又攷向子歆好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尙書，並傳孔氏古文之學。歆傳歆妄人也。嘗改名秀，以應讖文，以繼統受命自居。於古書多竄改，務合己意。其人專欲自是，已非復乃父爲學之忠實。鬼谷子書之不見錄，或在其時已誤指爲蘇子之作，刪併於蘇子書。否則爲歆所斥爲異端而排抑之。二者苟有一於是，則鬼谷書之湮而不彰，理自可見矣。然則鬼谷書固向所目睹而未經奏錄之書也。詎能以歆固所未收，遂指以爲僞作，不亦謬乎。吾嘗謂鬼谷子一書，不特傳於漢世，亦具存於晉齊梁之世，而後傳於隋，始見著錄。請舉其說。

一 郭璞登樓賦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僊詩曰，『青溪千

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璞，晉初時人也。又攷宋道藏本持樞篇陶注，陶宏景注或謂為尹知章注。嘗一稱『元亮曰，』元亮，晉陶淵明也。宏景稱其先世，故略其姓而稱其字，由此可證此書具傳於晉世，未嘗中斷也。

二 梁代庾仲容子略，今在意林。見馬總意林篇目序。據意林錄馬鈞字衡齊明帝時人。物理論口銘

全文，均出鬼谷子捭闔篇。蓋因鬼谷子之言，以鎔製成銘者。茲舉其例證，比較於次。物理論又言，『指南車見鬼谷子。』今宋本謀篇有，『鄭人之取玉

鬼谷子文	物理論口銘文
『觀陰陽之開闔，知存亡之門戶。……』 『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	『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為陰，曰終。』	『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也，載司南之車。』語可證南齊時，此書亦流傳民間。

三 梁代劉勰文心雕龍言，『轉丸騁其巧辭，飛箝伏其精術。』轉丸飛箝皆鬼谷篇名，此豈不見原文可以云爾乎。又庾鈔子略有鬼谷子，今意林悉依其篇目，亦錄有鬼谷子。又陶宏景注鬼谷子，陶亦梁武時人，海寧周廣業，以為陶注筆法，絕似管子注，斷然則梁世此書具傳，固信而有徵矣。為尹知章注，其言容有一部分可信。然其注稱元亮曰，書其字略其姓，則此書一部必出陶注，亦無可疑之事實也。

由此觀之，此書歷代流傳，未嘗中絕，不得謂為晚出，亦不得謂為偽托。何以言之，此書之組織，條理系統，原理方法，皆秩然有序，先秦諸子罕有其比。其詞義古茂，韻依古聲，斷非後世所能依託者。汪中經義新知錄斷為非後人偽撰，所見至卓。清儒儀徵阮元謂，『鬼谷子中多韻語，其抵巇篇，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後鄭讀為飛，鈔涅，錯之錯，箝錯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阮言是也。後世第以班志不錄而疑之，苟一博攷，必有以明其不然也。

余嘗疑此書大體爲蘇秦纂述師說之作，在西漢之末世，已誤亂爲蘇子書。計鬼谷子凡二十三篇，合蘇子說秦連橫，說燕趙魏楚韓齊合從共七篇，又說齊秦各一篇，凡九篇，余均考定蘇子游說之詞，均爲蘇秦書，說詳於後。合爲三十二篇。適與漢志蘇子篇數相符。疑班志不錄鬼谷，必在劉歆手時已誤合爲蘇子書矣。劉向博覽天下遺書，明明錄引鬼谷子之言，何緣而中絕，謂非歆誤合之而何。總之，鬼谷子爲蘇秦纂述師說之書，間有竄入己作之處，如揣摩兩篇及陰符說解等是。至其游說之辭，則蘇子之成文藁草也。一述一作，人同事異，故易混淆。茲請舉其說。

一 按戰國策言，「秦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高誘注云，「簡汰也，練濯也，濯治陰符中奇異之謀，以爲揣摩。」然則揣摩成者，當是蘇子所著揣摩等篇篇成之謂。按揣摩中於量權一節，極詳明。較之鬼谷原書飛箝忤合諸篇所言，文增意複，若是鬼谷傳述之文，必無若是之重贅，可徵其爲蘇子之作無疑。余故疑鬼谷

書中揣摩篇斷爲秦自作，以補師說所未及者。否則不必言『簡練』，不必言『成』，理至明瞭也。蘇子失意於秦，其歸而發憤研究，著書述學，斷在此『期年』之內。日人武義內雄老子原始，疑此書爲漢志所錄蘇子三十二篇之節略本，以秦策及史記爲證，其言近是。武進顧實重考古今僞書考，亦以漢志蘇子爲總名，鬼谷子十四篇卽在三十二篇之中，其意見與余完全相同。至戰國策稱『太公陰符』，疑其文卽在鬼谷書本經之中。細誦本經陰符七篇之前文，文特古奧，斷非戰國時文字。其後析論解說，殆皆爲蘇子說解之詞，溯文尋義，理甚顯明。又符言一篇，與管子九守篇及鄧析子中文多相同。余疑此文，故爲太公陰符之文，齊史記固有之，後人編管子遂錄之，而鄧析子書亦多錄取。所謂符言者，明言爲陰符之言，必係蘇子手錄之書。攷其文奇古，多依古韻，必爲周書口誦之文無疑。

二 馬總意林錄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族

里姓名字。』樂壹注云，『此蘇秦作書記之也。……』樂氏明言蘇秦作書記之，可徵其爲纂述師說無疑。高似孫子略亦稱，『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同前文。云云，明爲秦記，可知秦之學受於鬼谷先生，其說確無可疑。亦均詳見前文所徵引。而樂氏遽以私意釋之曰，『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又曰，『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其說既無所本，亦反其前說。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乃漢世事例，豈足以概戰國。在春秋戰國之世，託古改制，盛極一時。莊子所稱，『重言十七。』重言者，借重古人以立言之謂也。韓非所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皆可見當時託古改制之風，極爲普遍。戰國策稱，『秦得太公陰符之謀，……期年揣摩成，……』然則秦果假托，盍不托之太公，而謂乃以子虛烏有以著其說乎，必不然矣。又其時士以學不稱師爲羞，按荀子修身篇，『非師是無師也。』呂氏春秋『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

論道……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之交友。』可證尊重師說，爲當時風尚。秦儀之學於鬼谷，古今無異辭，此自事實，秦等固不能諱其師說甚明。

三 史遷列傳謂，『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又曰，『蘇秦之

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顯，亦皆學。』蘇秦列傳文。余謂代厲所學，學於其兄秦也。由此

可證秦固有學傳於世，其謂爲世所諱者，諱其陰謀而已，非謂諱其師學也。

大抵治縱橫之學者，尙陰謀，擅形勢，飛箝忤合，反覆縱橫，主於周密，制於未形，其所學固不欲人知之，其所行尤不樂人道之，非特人以爲諱，抑其學者且自諱之矣。而況秦以反間死於其術，其學之見諱於世，不亦宜乎。

尤非謂其兄弟相傳之師學，亦以爲諱也。儀秦受鬼谷之學，具見前文。而況事實上固有箕

裘相襲之史實，足資取證乎。見蘇秦列傳末述代厲游說事蹟，及國策代厲游說各國之詞，不一而足。余嘗謂鬼谷子書，爲

秦纂述其師說之作。章實齋學誠曰，『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

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傳其書。至戰國，而守師傳之道。此言口耳之傳也。廢。

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之竹帛焉。』章氏之言是也。鬼谷之學傳於蘇子，蘇

子撰述其義，以著之竹帛，傳之兩弟，蓋無可疑之事實也，是故其文較簡奧古樸，篇多韻語，蓋當時口耳傳誦之文也。其爲秦纂述師說何疑。

按江都秦恩復序謂，『漢書別有蘇子三十二篇，其文與鬼谷不類。』秦說所謂不類者，蓋據太平御覽所引蘇子而言，考御覽所引，見意林者實爲蘇淳所作，非蘇秦也，秦說亦誤。

又按太平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翳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又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此言見馬總意林所引，蘇子十八卷，名淳，衛人也。御覽所引文字相同，當是蘇淳之作，鬼谷子篇目攷誤爲蘇秦，蓋未深攷耳。

四

蘇子游說之辭，皆其成文藁草，而史策錄之者也。漢志蘇子三十二篇者，除誤合鬼谷之二十三篇外，皆蘇子游說之詞也，何以明之，蘇子師事鬼谷先生，鬼谷子揣篇言，『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此明教人以說人之法，須先成文章而後論之也。姑無論鬼谷子是否蘇秦撰，如其是也，秦不能自畔其說。不然，秦既纂錄師說，以教兩弟，秦亦不能倍其師說也，明甚。吾故謂

蘇子說辭之著于國策舊文者，皆蘇子成文藁草也。詳攷國策蘇子說辯凡十餘章，據史記言，『世著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疑其文可信爲蘇子書祇九篇。說秦連橫，說燕趙魏楚韓齊合從各一篇，又說齊秦各一篇，共九篇。而已。其他或代厲之詞，而附之秦，或爲史策記事之詞，或疑而附之，如史遷所云，要之秦書故具存於世，世第未之深攷而已。隨志張子十篇，按儀說各國之詞數略相符，余另有考定，茲不詳及。

由是觀之，此書纂述於秦，以傳於代厲，代厲末流遂以傳於世。故或以爲蘇秦撰，其實非也。述作之間，固有異也。迨至西漢之末世，始誤合於蘇子書。江都秦恩復序有言，『漢書縱橫家別有蘇子三十二篇……使蘇秦託名鬼谷，班固何以略而不注。』則知固之前，兩書已誤合爲一必矣。

上文所述，於鬼谷書之眞僞，攷證旣明。於此復有一義，爲研究戰國諸子學說所當詳審者，則戰國諸子書之體裁是也。大抵古代著述之體裁，以『子』冠其一家一派之學，殆始於戰國。章實齋學誠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

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耳。晏氏春秋，柳氏以爲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好墨學者述晏子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文史通義言公上。章氏之言是也。古人之歷史觀念，與著作者之觀念，非不判明。不過爲學者各以援述附衍，以爲其師說之補充，冀以彰其師學，以『顯其術而立其宗』而完成其學派獨立之工作。無論其爲自由附加，或僞作之隨時竄入，要之，此種狀態，固爲戰國學派之事實也。故現在所有多數題爲戰國以前某某子之書，實係某某子一派之書，不當視爲某某子一人之書。例如墨子莊子，要當

視爲墨學或莊學叢書。

參閱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四二。

蓋所謂某某子者，代表其一家一派之思想

系統，成之非一人，述之非一世也。鬼谷子書亦然。其書爲代表戰國時政略學家

之思想

或謂縱橫家，其實非也。

之書。據吾攷定爲蘇秦述其師學之作。其中有爲鬼谷傳誦於

弟子之言，書中凡古韻之文均是也。有爲蘇秦自撰之篇，如揣摩及陰符說解是也。有爲蘇子纂集呂尙周書之言，如符言之錄自齊太公陰符是也。其他如抵巇篇中亦有戰國晚年縱橫家竄入之詞，如「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等句，係解釋上文之注脚，疑係傳寫之誤，否則爲戰國末世時注文，誤竄爲正文無疑。其他後人注釋之文，誤爲正文者，亦非絕無。其詳著於本篇，茲不贅。由今觀之。吾人研究其學，雖或能攷定其作者及時世，要亦不能忽略其書之體裁，此則讀者所當詳察者也。

鬼谷子新注

捭闔第一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

按賈誼新書先醒篇曰，「……銳然獨先遠乎道理，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

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此為衆生之先之說也。

觀陰陽之開闔，以名命物，

按左氏傳言，「名以制義。」申子曰，「名目

正也。事自定也。是以吾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又申子佚文曰，「聖人貴名之正也，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又賈子新書曰，「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又管子心術上曰，「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凡此均以名命物之義也。又按易繫辭曰，「一闔一闢謂之變。」此開闔之說也。

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

一本作物。

之終始，

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

一也。

意林引作自古及今。鮑本作至。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繫辭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又曰，「綱柔相推而生變化。」又荀子不苟篇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

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又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捭闔者，天地之道。

按此句下原文有捭闔者三字誤衍，茲刪正。

以變動陰

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按此數句錯簡在後，茲校正。

變化無窮，

各有所歸，

按易繫辭曰，「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意林錄范子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

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意林引無一字所字。度權量能，

校其伎巧短長。審定有無，以與一本作其實虛，按韓非子曰：『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此虛實之說也。隨其嗜欲，以

見其志意。『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按王通中說，『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此言善處同異之間也。離合有

守，先從其志。』按此文有錯簡，茲校正。按韓詩外傳曰：『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守者中也。微排其所言，而捍反之，

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捍之，以求其利。『即欲捍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

之貴微，文選注引云：『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闔作聞誤。密之貴微上脫周字。而與道相追。捍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

誠也。』按此數句均錯簡在後，此文原依古韻，應與上文相接，茲校正。『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

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按此數句錯簡在前，茲校正。皆一本作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

人因而為之慮。按荀子儒效篇曰：『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

慮。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又曰：『知所以自行，而未知所以為人，行其所論，未之究者也。』自行者自為之慮也。為人者因而為之慮也。『夫賢不

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捍，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

之。』按此數句錯簡在前，茲校正。故捍者，或捍而出之，或捍而納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

之。捭闔者，道之大化，吉凶天命繫焉。〔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按此二句原本錯簡，茲校正。又按易繫

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之說也。口者，心之門戶。六字意林引。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

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意林作智謀皆從之出。按墨子經上曰，『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又曰，『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故關之以捭闔，制之

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按易繫辭曰，『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捭闔之祖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一本作榮，顯名譽。愛好，

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一本有亡字。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

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者字

据上文增一本有。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

言者依卑小。按韓非難一曰，『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韓非之說蓋本鬼谷者。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

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按管子宙合篇曰，『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要功之謂也。』可以說人，

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按呂氏春秋下賢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高誘訓解曰，『道在大能大，

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之所貴也。』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

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陰，陰極反陽。

按易繫辭上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老子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此陰陽動靜之理也。又按國語曰，『陽至而陰，

陰至而陽，……後則用陰，先則用陽。』此陽還終陰，陰極反陽之說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

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揅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太平御覽引作反覆篇，据本文當作反覆，一本亦作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

覆以知己。

一本作此。按老子曰，『反者道之動。』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復。』此反覆之說之所由本也。又墨子引古語曰，『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此觀往驗來

之義也。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

不察。

按呂氏春秋似順篇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此所謂反而得復者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

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按韓非子揚權篇曰，『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彼自離之

，吾因以知之。』又呂氏春秋審應篇曰，『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此均反應之術也。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

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

按易繫辭曰，『象者像也。』又曰，『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按易曰，『比輔也。』又韓非子揚權篇曰，『叁伍

比物，事之形也。叁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華，則動泄不失。

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猶張置網而

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按管子白心篇曰，『審而出者彼自來，』此釣人之

術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按管子白心篇曰，『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又鄧析子曰，『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又武韜發啓篇曰，『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

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凡此疑均本鬼谷子學說者。惟荀子正名篇曰，『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荀子此說，蓋釋情慮之義也。

己反往，彼

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按徐幹中論曰，『反之覆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

所懷者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

之審也。

按淮南子汜論訓曰，『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

為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所獨見，而留意也。』此可與本節參閱。

牧之不審，得情

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按韓非子內儲篇曰，『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此反辭之義也。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按老子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

之。是謂微明。』微明者，高下取與之道也。又按韓非子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鬼谷與老子學說之所由本也。又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此亦

言默之學說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按呂氏春秋名類篇曰，「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

應。」又曰，「其智彌精者，其所同者彌精。」此之謂實理同歸。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

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按荀子正名篇曰，「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動

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

按韓詩外傳曰，「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知也

。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

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按呂氏春秋審分篇曰，「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此聽言之術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按

象曰，「萬物睽而其事類同也。」及象曰，「上天下澤，君子以同而異。」王弼明爻通變釋之云，「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此言非事知類也。又按韓非說林篇曰，「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此之謂知類。又引古諺曰，「知

淵中之魚者不祥。」人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符應

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

目之魚，其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辭往

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按本文與此異。按荀子非相篇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此自知知人，察事知類之術也。又按管子心術上曰，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又白心篇曰，「自知者稽，知人曰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如舌之

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見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按論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墨子非攻篇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

往知來，以見知隱。』又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此之謂與人也微見情也疾。

己不先定，牧人

不正，事用不巧，是謂亡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按荀子儒效篇曰，『盡善挾治之謂神。』

內撻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

相思。

意林引或遙聞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按鄧析子作，『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又按王弼周易略例下篇曰，『近而不相得者，志各有存也。此言近而疏者其志迕也。』又曰，『有應則雖遠而相得。』此言

應雖遠而親也。事皆有內撻，素結本始。

按莊子庚桑楚篇曰，『夫外撻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撻。內撻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撻。外內撻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許氏說文

曰，韉佩刀系也。李云，縛也。內撻之說，見於戰國諸子者，此義最爲顯明。又按呂氏春秋不廣篇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此言內撻之道，若舟車之更相載也。若驟與蚤蚤距虛之互爲用也。或結以

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

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按國語引禮志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

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此言內撻素結之道也。又按禮記表記篇曰，『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此言素結之道，以仁則親，以義則尊也。若蛛母

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撻者撻所謀也。欲

說者務隱度，計事者務循順，陰慮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按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必

中理然後說。』又開春篇曰，『善說者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蓋言隱度其中理而後說也。方來應時，以合其謀。『事有不合者，聖人不為謀

也。』按此二句錯簡在後，茲校正。又按國語曰，『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宜而定之。』又曰，『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又荀子天論篇曰，『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又呂氏春秋不廣篇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凡

此皆應時之學說也。詳思來撻往應，時當也。言往者先順辭也。說來者以變言也。按此四語疑係樂壹或陶

元亮注釋之詞，誤驟入正文。又按國語引，『范蠡曰，從時者猶救火迫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又說苑曰，『時乎時乎，問不及謀。至時之極，問不容息。』此均時當之義也。又鸛冠子天則篇曰，『變而後可以見時。』此則時

變之義也。夫內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時宜，從便所為，以求其變。按韓非子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

備變。』此求變之說也。以變求內者，若管取撻。按荀子儒效篇曰，『聖人者，道之管也。』善變者，審知地勢，乃通於天，

以化四時，使鬼神合於陰陽而牧人民，見其謀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

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

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自故遠而親者至此節，鄧析子文與此微異，其言曰，『夫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遠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又曰，『或直於辭而害於事，

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又王弼明卦適變通爻篇曰，『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應者陰德也。凡此均與鬼谷之義相合。又按王通中說言，『賈瓊問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詔，汎乎利而諷之，無門其捷。』此則言處親疏遠

近之道也。故曰，不見其類而為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

其術。得字上一本有必字。按孔叢子曰，『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近類足諭則不逆。切事足懼則不非。此所謂得情制術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見本

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又賈子新書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此用，可出可入，可撻

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撻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計謀。按禮運曰，『聖人耐以天

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此立事之術也。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

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按

南子修務訓曰，『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以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許慎注曰，蘇猶索，援別也。又說苑曰，『夫智者舉事也滿則慮溢，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

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鬼谷所謂揣策來事，亦謂其豫也。治民入產業，曰撻而內合。民一作名，按此語不可通，疑有脫誤。上暗不治，下亂

不寤，撻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按荀子非相篇曰，『凡說之難，以至高過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備。』

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府然若渠，區區括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折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已以繩，接人則用權。或曰權當為棧，韓愈云，權者槩也，正弓弩之器也，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權，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荀子茲論，與本篇蓋互相發明者也。

抵巇第四

巇太平御覽引作巇。劉達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巇篇，又作戲。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

文選注引云，物有自然，樂氏注曰，自然繼本名也。

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按揚子法言曰，『君子之言幽必驗乎明，遠必驗乎近，大必驗乎小，微必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揆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

按此節錯簡在後，茲校正。

通達計謀，以識細微。

四字文選注引。按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處危之道也。又禮記孔子閒居篇曰，『四方有敗必先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按莊子齊物論曰，『天

其施外兆萌芽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為道術。

按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韓詩外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知之。此之謂聖人知之也。又按王弼明爻適變通爻曰，『避險尙遠，趨時貴近。』能知此者，故能獨保其用。

太平御覽引。

冠子著希篇曰，『夫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利爲情。』陸佃注，『中險司熾也。』又天則篇曰，『見問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陸注，問，熾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又按揚子法言曰，『或問翻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熾可抵乎。曰，賢者司札，小人司熾，況拊鍵乎。』若揚子雲者，蓋深明抵熾之理者也。其言小人者偏見也。又按漢書杜業傳贊曰，『業因勢而抵隨。』服虔曰，抵音紙。隨音叢。蘇秦書有此法。顏師古注，抵擊也。隨毀也。隨音詭，一說讀與戲同，許宜反，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熾篇也。又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居智所爲，行智所乘，動智所由，謂之道。』此之謂抵熾隙爲道術也。

「熾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熾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三句太平御覽引。可

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熾之理也。」按此節錯簡在前，茲校正。天下分錯，上無明主，

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熾罅。聖人見萌芽熾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

能抵爲右。按以上八語，疑爲戰國時人注，誤入正文。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

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按論語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又荀子宥坐篇引孔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鬼谷此言，皆儒家之緒論也。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案下文及陶注同異，下脫之黨二字。

按易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又禮記仲尼燕居篇曰，『辨說得其黨。』又韓詩外傳曰，『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違也。是以辨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辨可觀也。』此立勢制事之道也。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按韓非備內篇曰，『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叁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此說與鬼谷完全相合。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按意林引太公六韜曰，『辨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飛箝者，飛言以箝取之，使同於我也。 鉤箝之語，其說

辭也，乍同乍異。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

其所好，以箝求之。按墨辯大取篇曰，『於事爲之中而權其輕重之謂求。』求爲是非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按

庸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又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又戰國策曰，『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又曰，『輟而棄之，怨而累之。』說文曰，『重厚也。』段注，

『厚斯重矣。引申之，爲鄭重重疊，』按段說是也。 或先重以以字疑累而後毀之。按說苑曰，『天將與之，必先累之。』此亦累毀對舉之說也。

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

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巔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

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按孫子軍爭篇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交者，謀之所嚮也。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

機。

一本有飛字。

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按王充論衡自紀篇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

，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鳴雁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此則用於人之說也。

又按莊子人間世篇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又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和箝宜意飛綴之術也。用於人，則空往而

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

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按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

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此化轉形勢之義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

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按說苑曰，『謀有二端，上謀知命。』

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故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知命者，先知也。知事者，因知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二句意林引。按韓非子喻老篇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聖人常為，無不為。

所聽，無不聽。

按一本作『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此其義所由本也。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

主。

按荀子正名篇曰，『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按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

必有反

忤。反於是，

一本作此。

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按淮南子汜論訓曰，『忤而後合，謂之知權。』又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又

主術訓曰，『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之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樂而終於哀。』此反忤求合之義也。

用之

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

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

術。

按揚子法言曰，『君子善其謀而後動。』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

以之求合。

按孫子九變篇曰，『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此化轉求合之道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

呂尚

一本作望。

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

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

。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擇鈞行其術策，按本文與此小異。

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

據別本增。

勞心苦思，不能原事。

按韓非子解老曰，『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

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

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

無之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

孰短。君臣

別本無臣字。

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

別本無知字。

睿，孰少孰多。

別本作孰多孰少。

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一本有疎字，別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

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如

一本無如字，別本同。

此者，是謂權量。

按易繫辭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

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此權量揣情的學說之所由本也。又按史記索隱，『高誘曰，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離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遠曰

，『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

二句

文選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誤。

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

其變。按荀子正名篇曰，『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此欲之時義也。又韓非引申子曰，『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此言司餌其欲以揣之也。又按管子權修篇曰，『審其好惡，

其長短可知也。』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按莊子人間世曰，『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達，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又曰，『若能入遊其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莊子此說，蓋亦縱橫家之遺風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一本無謂測深

揣情。文選注引此四字。按王充論衡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省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沒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可見也。』此之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太平

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今按藏本無此文。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

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古書發端之詞例曰，『乃者承上之詞也，而古人或用以發端。堯典一乃命羲和，一是也。又引周官小司徒，一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乃會萬民之卒伍

而用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乃分地域而辨其守。一皆以乃字領之。俞義甚顯。鬼谷此說亦其例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

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而說之法也。按王弼明爻通變篇曰，『見情者獲，直往則遠。』此謀本之法也。常有事

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按中庸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又韓非子解老曰，『先物行，先理動，

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此先事之說也。又說苑曰，「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君子事以生謀，故謀先為尚也。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

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按美字疑係善字之誤。生事者，幾之勢也。按淮南子人間訓曰

，「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生事者事未形而動其幾也。故曰，幾之勢也。又韓詩外傳曰，「蜎飛蠕動，各樂其性。」韓說本此。此揣情節言，成文

章而後論之。按孟子曰，「君子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亦其義也。

摩篇第八 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者，揣之術也。別本有內字。內符者，揣之主也。太平御覽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按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摩者，由外

而合於內者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別本微字接前隱字讀。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

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窮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一本有能字。成其

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

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御覽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按管子輕重篇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

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又鬲冠子泰錄曰，「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

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

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按韓非內儲篇曰，『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

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內，則敵偽得。』廟攻者戰於不爭也。其別本無其字。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

按莊子人間世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按莊子人間世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有

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

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賤〕也。按許氏說文，『卑賤也。』昔甯戚以謳歌說齊。百里奚以五羊之皮說秦。皆以卑賤進。一本作詔，誤也，茲校正。

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

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按太平御覽引悉聽作悉行。又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任之。故

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按易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又按孫子勢篇曰，『治亂數也。』又管子七法曰，『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

也，謂之計數。』又按霸言曰，『知者善謀，不如當時。』又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又王弼明卦通變通爻曰，『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

者別本有必字。聽。按韓詩外傳曰，『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物歸類，抱薪趨按意林引趨作赴。火，燥者先燃。

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四句北堂書鈔引。此物類相應，按意林作此類相應也。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

應外摩也如是。按易繫辭引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又按傳曰，『善其音而類者應焉。』又曰

，『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又荀子曰，『君子繫其辨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凡此均與鬼谷之說互相發明。故曰，摩之以

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按王弼明卦通變通爻曰，『觀變動者存乎

應。』又云，『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此言應之要也。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按今文尚書皋陶謨曰，『禹曰，惟

辭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韓康伯注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此言幾動甚微，善適則不晚也。

權篇第九 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

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按王充論衡曰，『凡論事者遠實，不引效驗，雖甘義繁詞，衆不見信。』此言符驗之必要也。難言

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八言或反覆欲相却也。按此兩句宋本以為注文，秦校本增正。余疑此殆古注文，非鬼谷本文也。又按韓詩

外傳曰，『夫繁文以相假，飾詞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繆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繁文者飾言也。數譬者成義也。外身

外意者却論也。佞言者諂而于忠。于字應是干字之訛。爾雅釋言曰，干求也。下四節及注井同。按王充論衡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

其非，此之謂詔也。』又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佞人求利故不毀人。……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姤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此所謂佞言者詔而干忠也。

諛言者博而于智。按莊子漁父曰，『莫之顯而進之謂佞。希意道言謂之詔。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此三者之別也。

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按堯典曰，『靜言庸遠。』蔡沈集傳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先意

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

窒非者，反也。按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知言之說，與此說可以互相發明。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

閉情意也。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及注文增。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

而應，利道而動。按韓非八經曰，『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續泄。倒言以營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舉錯以觀姦動。……卑適以觀直詔。』此之謂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翺翺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按韓非八經曰，『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又孔叢子曰，『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又淮南子人問訓曰，『說者之論，誠得其數，則無

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由此諸家之說，足以明觀要得理之義矣。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

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

有不通者，故不事也。按論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

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之警。』又按傳曰，『智者不爲非其事。』又淮南子曰，『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有不通者，聖人不爭也。』此言物有不通者，智者不爲也。又按徐幹中論貴言篇曰，『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替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徐氏此論尤深切著明。古人

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二句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燦金，言有曲故也。

按禮緇衣曰，『子曰，君子溺於口，……在其所襲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又兌命曰，『惟口起羞。』此言言不可不慎也。又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又曰，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又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又大學曾子傳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謂言有諱忌也。又按鄧析子曰，『非所宜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恥勿

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此聖人所不事者也。故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一本脫事字。

則欲成。

按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尤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

之所長，

一本有智者二字。

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上無智者二字。工作巧。

故不困也。

按鄧析子曰，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與此合。又荀子大略篇曰，『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楊倞注仕與事同，事所能也。又莊子外物篇曰，『雖有

至知，萬人謀之。』又淮南子修務訓曰，『智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皆此義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

避其所短也。

按太平御覽引量權篇曰，『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辭說條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也。

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於此。又按墨子經上曰，『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又墨辯大取曰，『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此言利害之抉擇，自有其道也。

故介

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按本文與此小異。故曰，辭言五，曰病。

曰，恐。原本作怨，据別本改正。曰，憂。曰，怒。曰，喜。按說文，『辭，訟也，从爾辛，猶理辜也。』後漢周紆傳，『善為辭案條教。』又易繫辭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荀子正名曰，『辭也者，

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按中庸曰，

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按易繫辭曰，『將欲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辭者，五病之變也。又大學曾子傳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鬼谷之說本此。又荀子臣道篇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均儒家學說之本義也。

又按左氏傳曰，『與駢曰，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又魚府曰，『……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又國語載，『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其語犯。卻擊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子曰，

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步高，目不在體，而不足步目，其心必異矣。……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

以招人過，怨之本也。』然則犯迂誣盡四者，亦辭之病也，不可不察也。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原本別本作與拙者言，据太平御覽改正。依於辨。

按徐幹中論覈辯曰，『辨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辨。』與辨者言，依

於要。三句太平御覽引。按徐幹中論曰，『辨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若是則與辨者言必依於要，可知矣。與貴者言，依於勢。按孟子曰，『說大人則鏡之，勿視其巍巍

則鏡之，勿視其巍巍

則鏡之，勿視其巍巍

然。『此亦與貴者言之術也。』與富者言，依於高。高當從鄧析子作豪爲是。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鄧析

子無此句。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過當作進，別本作通，鄧析子作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術，太平御覽引作說。也。而

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韓按

非喻老曰，『知者不以言談教。』爲其難喻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按荀子大略篇曰，『多言而類，聖人

也。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按鄧析子曰，『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

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又按墨子小取篇曰，『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

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此則墨家名學之類的學說，與鬼谷之說，固極相關聯者也。

謀篇第十 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爲人，別本無爲人二字。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

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一本作計。不知其所擁，按說文擁，裹也。始於古之所從。平太

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注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有。按說文從隨行也。詩齊風並驅從兩肩。曾傳曰，從逐也，亦隨也。釋詁曰，從自也，其引申之義也。又左傳使亂大從，王肅曰從順也。故

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并引。又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夫度材量能揣

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按和璞出於荆山，見意林引抱朴子。鄭在荆北，故取玉必載司南之車。韓非子曰，『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故同情而俱相親者，

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

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于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

下注文也。按此為樂壹注文，見高承事物紀原九引樂壹注。按莊子寓言曰，『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又六韜文師曰，『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又淮南兵略訓曰，『同利相死

助。同情相成。同欲相助。』皆此義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

別本有其字。

偏害者也。

按

子不苟篇曰，『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又鬪冠子著希篇曰，『夫亂世者，以粗智為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

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又學問篇曰，『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

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

一本有其字。

類一也。

按荀子法行篇曰，『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外親。』王弼周易略

例下曰，『同救以相親，同辟以相疏。』救辟者益損之道也。

故牆壞於其

其字據別本增。

隙，木毀於其節，

意林引二其字并作有。

斯蓋其分

也。按淮南子人間訓曰，『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也，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

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

說生進，

六句太平御覽引無於字，又引注曰會同異曰議，決是非曰說。

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

一數也。

按孫子計篇曰，『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又說苑曰，『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

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

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按鷓冠子道端篇曰，『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辨。慮事定計，使智。』又曰，『仁之功，善與。勇之功，不爭下不怨上。辨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荀子大略篇曰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不以道，不說也。』故為強者，積於弱也。為直者，積於曲也。有餘者，積

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按韓非喻老篇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天

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按鄧析子曰，『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

陰疏。』鷓冠子學問篇曰，『彼心為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按慎子曰，『天道因

因人之情也。』：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鷓冠子學問篇曰，『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拊，不知所之。』又呂氏春秋報更篇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

在危厄之中。』又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俱長。』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因其說以要之。因

其勢以成之。按左氏傳引，『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此因勢而成之說也。』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按淮南子說林訓曰，『兜虎在於後，

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

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

止者也。按呂氏春秋貴卒篇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越為上。勝之同，則溷為下。』此言智捷應猝，機變不窮，故貴卒也。智捷者善出奇以應猝者也。善出奇以應猝，則機變不窮。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按管子禁藏篇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其

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別本作無以身之所不欲。而強之於

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按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是教以所知，不教以所不知也。管子經言篇曰，『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告不知。』中庸引孔子曰，

『施諸己而不欲，亦勿施於人。』其義均近。又淮南子說林訓曰，『求物必於近之者。』此則自其正義言也。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

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按國策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謂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

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按大學曾子傳曰，『誠於中形於外。』又曰，『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故以至情託焉為必要也。可知者，

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按禮運曰，『用人之知去其詐。』此用其可知者也。又按王通中說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此言擇謀之術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按荀子王霸篇曰，『善擇者

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又按管子七臣七主引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此制人之術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按管子修靡篇曰，『衆而約。實取而言讓。行

陰而言陽。利人之有禍，言人之無患。』此均陰道也。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存，而危不

可以為安。為存為安二為字，一本皆作反。然而無為而貴智矣。按國語曰，『王孫維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本文，『然而無為而貴智

，一疑有衍誤。』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按鄧析子曰，『聖人：：：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

，觀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言能用智者也。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

之，所以為人也。

按韓非觀行篇曰，『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此以可勢而自為之說也。又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又詭使篇曰，『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

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

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按莊子在宥篇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遠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又易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又觀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又晉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又離曰，『柔麗乎中正，

故亨。』鬼谷中正之說本此。

道理達於此義者，

原本作之，據別本改正。

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

義。按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爾雅穀善也，亦釋弓滿也。疑穀為穀之誤。

決篇第十一

為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

按劇微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厘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

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國語曰，『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管子禁藏篇曰，『善者圍之以害，率之以利。』又曰，『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就或避者，即決之果也。至於誘也，終

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

按奇字，疑係利字之誤。

之所託，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

則不受矣。致疎遠。

按莊子山木篇曰，『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韓非內儲篇曰，『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國害則省其利。臣害則察其反者。』此決物之道也。又

莊子徐無鬼篇曰，『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墨辯經上曰，『義利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

故其有使失利，其

一本無其字。

有使離

害者，此事之失。

按荀子不苟篇曰，『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淮南子人間訓曰，『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唯聖人知病

之爲利，知利之爲病。』又引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歟。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聖人所以能成

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

平素之者。

按淮南子人間訓曰，『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又曰，『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此之謂陽德陰賊。又淮南子人間訓引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之謂信誠。又

莊子漁父篇曰，『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譽。』又淮南子詮言訓曰，『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鷓冠子學問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陸佃注云，『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

陽

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按賈誼曰，『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

於是

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按莊子天下篇曰，『以參爲驗，以稽爲決。』荀子大略篇曰，『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

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

一本作變。

名者，可則決之。

按王公大人四字連稱，數見墨子尚賢篇，此戰國時人之通語也。

不用費

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

則決之。

按韓非外儲曰，『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又曰，『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餘之。』又曰，『子夏曰，善持勢早絕奸之萌。』此均去患正亂之義也。

從福者，可

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

一本作基。

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

按國語引申包胥曰，『……不勇則不

能斷疑，以發大計。『荀子議兵篇曰，『智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成不可必也。』又解蔽篇曰，『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以疑決疑，決必不當。』此言決之要也。故先王乃用著龜者，以自決也。按箕子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者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耆舊。著龜未可取神也。取其名耳。』又曰，『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著蹈龜曰，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仲任達識，陳義甚高，誠為卓解。

符言第十二

按管子九守篇內，主位，主明，主聰，主聽，主賞，主問，主囚，主周，主參，督名，各章，均與此篇各章，大致從同。余疑此文，故俾齊史記所載太公兵權謀之遺說，而為齊學者，如蘇子及管子均掇載之也。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一本作先肉，無無不二字，善與而不靜，當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按管子

曰，『安徐正靜。』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尹注，『潰動亂也。』章注，『周語曰，待猶備也。』又宋本六弢文弢大禮篇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管子九守篇，亦作『柔節先定。』其被節無不肉，義極晦，疑有訛誤。又按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又韓非楊權篇曰，『虛而待之，彼自以之。』此安徐正靜虛心平志之說也。

右主位。按管子九守篇均作『右主位』，『有字誤，以下均同。』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智，鄧析子作公。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

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心鄧析子作智。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右主明。按管子九守篇主明，與此章同。六弢文禮篇主明一節，亦大致相同。惟『見』『聞』『智』下均有『也。』又『明不可塞』作『明不蔽矣。』又按箕子洪範曰，『視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主明之說所由本也。又韓詩外傳曰，『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主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此其釋義甚明。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

神明之位，按德字，章草作「位」。此位字當係德字之誤。正靜其莫之極歟。一本無歟字。

右主德。按六弢文禮篇主聽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又管子九守篇曰，『聽之術，勿望而距，勿望而許。』餘同六弢文。又按

說苑曰，『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其語本此。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况姦者干君。

右主賞。按管子九守篇主賞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戴望校正，『見字當爲况。』又六弢賞罰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

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又按康誥曰，『敬明乃罰。』此正刑之說也。又禮緇衣曰，『上不可褻刑而輕爵。』此言賞刑之不可忽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按管子房玄齡注曰，『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

憾之處安在。

右主問

按管子房注曰，『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又注曰，『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又按韓非內儲篇曰，『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此主問之道也。戴望管子校正，『熒惑猶眩惑也。』逸

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曰，『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史記吳王濞傳，『鼂錯熒惑天下。』淮南王傳，『熒惑百姓。』漢書均作營惑。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按管子作，『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

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

君與之罰。

按鄧析子曰，『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

君

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按韓非外儲曰，『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管子作「君因其所所以來，因而予之。』求字管子九距作來誤也。見小稱。

聖人

因之，故能掌之。因之循理，固

一本作故，鄧析子亦作故。

能久長。

按因掌二字據管子改正。又按韓非楊權曰，『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

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按管子勢篇曰，『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房注曰，『周謂謹密也。』

寂乎其

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

一本作開。管子作「怨」。房注曰，『內外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按寂乎二字，據管子改正。又按韓非曰，『其事不當，下考其常。』常常理也。

關閉不開，善不見原也。

按王引之曰，『管子作關閉不開，閉當作閉。』又管子作，『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房注曰，『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

右主周。

一日，長目。二日，飛耳。三日，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閤變更。

按管子九守主參篇，千里句上有一明知二字。管子下二句為「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房注曰，「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又按韓非內儲曰，「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此義發鬼谷所未道，可以參證。

右主恭。管子作參。

循名而為實，安而完。按管子九守督名作「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按管子此句下有「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又按反字讀為

還反之反，說文還復也。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按管子此句以下作「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理生於

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右主名。管子作「右督名。」

轉丸肱亂。据注亂當作篋，二篇皆亡。一本作轉丸第十三，肱篋第十四，下注亡字。

本經陰符七篇。自本經以下一本題作外篇。

盛神法五龍。按淮南子精神訓曰，「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聽無不聞也。」

盛神「者」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大。一本作人。養神

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明。

按明字，一本作靈，蓋誤。鬼谷書無稱神靈者，下文接稱神明，足證其誤，茲改正。按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又按韓非主道曰，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

故道者，神

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按易繫辭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

所謂道者，化推而變通之也。神明之源，蓋謂是也。又按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又云，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此言養氣之術必源於一也。

又呂氏春秋論人曰，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而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此之謂心能得一，乃有其術。又論語曰，女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尸子分篇曰，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

使。按韓非楊權曰，虛。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按此十五字，疑係晉人注文。生受

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故人與生一，出於物化。按此句以後原文多錯簡，茲均校正。化

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

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按易繫辭曰，窮

神以知化也。而而知者內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按荀子解蔽曰

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兼知之，兩也。『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按荀子非相曰，『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聽其言則辭辨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於瞻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又按易繫辭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會通者類也。

術，必有不通。

按（心無其）三字，據陶注增。按韓非解老曰，『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

謂化。

按中庸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聖〕

按原文作真，誤，

茲改 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

〔養〕

按此養字，疑係衍文，合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涉上下文而衍例。

產萬類，懷天心，施德

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按尸子分篇曰，『執一以靜，令

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楊權曰，『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按中庸曰，『高明配天。』高明者天之道也。又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係焉，萬物覆焉。』無窮者，天道運行之紀也。

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按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

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按本章原文多錯簡，自此節以下，均經重行釐定次序。按韓詩外傳，『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古逸叢書本作

矜）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古逸本作分別以諭之）分以明之。（古逸本作譬稱以明之）歛忻芬芳以送之。（古逸本作欣驩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恆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

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齊莊者，養志也。端誠者，安已也。堅強者，實堅也。分明者，分也。歡忻芬芳者，神明所守也。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論語曰，『君

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按呂氏春秋具備曰，『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

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倥。欲不倥則志意不衰。

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胷中。志不養，心氣不固。

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

則志失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按韓詩外傳，『孔子曰，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畏懼者失志心虛，教以勇所以養其氣志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

養其氣。一本無氣字。志。一本作必先知

其養知

按此亦合俞書涉上下文而衍例，疑係衍文。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一本作而養其志氣。

察其所安，以知其所

能。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職分明矣。

按呂氏春秋論人曰，『凡論人通則觀

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此知人察驗之

術也。

實意法騰蛇。

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

明榮二字一本作「策生」下文同。

慮深遠則

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按鄧析子曰，「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

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其言與鬼谷子合。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又按文子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廉江江琮以文

子為文種之書。或以為老氏弟子。柳子厚以為時有者可取。蓋駁書也。一此言殆本於鬼谷子歟。

意慮定則心遂安。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

神自得矣。得則凝。

按韓非解老篇曰，「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知多。知多而後計得。」又案荀子議兵曰，「得之則凝。」唐楊倞注云，「凝定也。」又莊子逍遙游，「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者定也。又按王通中說曰，「凝滯者知之蝥也。」凝字解作成。陶注不可信也。

計謀者，存亡之樞機。

〔意〕

意字據前文增。

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按本文以下，頗多錯簡，茲均校正。按韓非解老篇曰，「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極。」

識氣寄，姦邪得

邪得二字一本脫。

而倚之，詐謀

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故信

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案劇徹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

鮮矣。『莊子漁父篇曰，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真在內者神動於外。』

反聽，定志，慮之太虛，待神往來。按莊子天下篇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萬物。』又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

博厚則高明。『如此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又易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此待神往來之說也。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具。一本作

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一本無道。不見而

命，不行而至。按易繫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鬼谷此說蓋深得易理焉。韓詩外傳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此之謂不見不行也。又按徐幹中論虛道篇曰，『君子……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閭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

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韓非喻老篇曰，『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

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離其實也。』又曰，『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土。故曰，不爲而成。』

又按呂氏春秋君守曰，『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呂氏之釋義也。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按武韜文伐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又管子禁藏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房注曰，『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

分。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又按韓非外儲曰，『馬驚於出羣，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此謂羣令馬畏，故曰威分也。

分威者，神之覆也。按呂氏春秋本生曰，『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此之謂神之覆也。故靜意固志，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按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曰，『故者，承上之詞，而古人亦或用以發端。』又按荀子不苟篇曰，『君子：：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又儒效篇，『勇則速威。』又議兵篇，『禮者：：威行之道也。』**威覆盛則內**

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按韓非八經曰，『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中

庸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雖善不尊，不尊不信。』又按韓詩外傳引子張謂子夏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巍巍翼翼威覆之盛

也。揚子法言曰，『貌重則有威。』『貌輕則招辱。』**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
一本脫若字。**以鎰稱銖。**
按韓詩外傳引，『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

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

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
按此文錯簡在後茲校正。**故動者必隨，唱者必**

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又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動變之理也。**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
按揚子法言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

之。』此能讓已者也。

散勢法鷺鳥。

散勢者，神之使也。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
按本文錯簡在後，茲校正。按徐幹中論貴言曰，『君子將與人語，：：必先度其心志。本其

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闔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

。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

用之，必循間而動。按荀子強

國篇曰，『得間則散。』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論語曰，『君子……威而不猛。』『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夫勢散者，心虛志溢，按莊子人間世篇曰，『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意衰威失，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為「之」之字據。度數，乃以揣說

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間」則不「行」。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

按國語，『優施以枯菀說里克，使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忍，且而見平鄭告之，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平鄭之言，所謂散勢之術，却語之方也。按陸佃注鬪冠子曰，『間，罅隙也。』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

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散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按孫季述云疑即轉丸。

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

術。「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按自此句下多錯簡，茲校正。「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

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而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按荀子儒效篇曰，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特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智略計。儒之稽也。」又性惡篇曰，「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

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

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按易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按書蔡仲之命曰，「慎

厥初。惟厥終。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淮按

南子人間訓曰，「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反以成之。」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必知成敗之數，乃能轉吉轉凶也。又按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先

知存亡之說也。又賈子新書曰，「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又曰，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皆此義也。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

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按淮南子人間訓曰，「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或明禮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

構妄言而反當。此則極合語錯事之能事也。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著。按陶注引「老子「塞其兌」以心眼釋兌，謂「兌者以心眼察理也。」陶說非也。兌者說也。詳見下文拙注。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按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王弼注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也。」又象曰，「損剛益柔有時。」故曰，「損者行也，蓋

上行也。又易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故曰，「兌者口說也。又按易繫辭曰，「損德之脩也。」損以遠害。」此

謂幾危之決也。又說卦言，「兌為口，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此言幾危既決，然後入而說之也。所謂損兌法靈著也。又按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荀子解

蔽篇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解蔽篇又曰，『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管子修
靡篇曰，『陽者進謀，幾者應感。』房注曰，『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按淮南子繆稱引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吝，吝。』許注曰，『幾終也。』兌者，『知』

之也。損者，行之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按本章自此句下多錯簡，茲校正。按易說卦，『兌以說之。』『說言乎兌。』『兌者說也。』又韓康伯注

雜卦，『兌見而巽伏也。』又言，『兌貴顯說。』則兌者說也。又按說文，『兌說也。』段注曰，『說者今之悅字，借為閱閱同穴。』易大雅曰，『行道兌矣。』傳曰，『兌成蹊也，松柏斯兌。』此為引伸之義。下文，『以見其兌威，』

此『兌』字，則宜作隙穴之義。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

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當

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然之道以為實。』『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按威字疑衍。

其機危乃為之決。』『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

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

持樞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

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可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中經

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按此十六字疑係戰國時人注釋之詞，不宜屬入正文，茲特校正。

中經，謂振

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

按管子五輔篇曰，「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

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又說苑曰，「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

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

拘執者，養使小人。

按王通中說言曰，「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類如也。」此言善養使小人者也。

蓋士當世異時「危」或當

因免闡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

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為容，

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鬪却。綴去却語。攝心守義。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

為之主也。

按徐幹中論引孔子曰，「唯君子然後貴其言，貴其色。」荀卿曰，「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又按淮南子繆稱訓曰，「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許注曰，「說之粗不如

容貌精微之入人深也。」易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

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為形，以聽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

是隱情塞却，「微」而去之。

按說苑曰，「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閉智塞能者，隱情塞却也，蓋待其人然後合也。本文「去」字疑

爲「待」之誤。若有守之人，非辨士所能撼，則伊尹太公不合於湯與文王矣。此非鬼谷之意甚明。熟讀全書固知智者之說，「因化說事，通達計謀，」必無窘於「有守之人」之理。陶解既因其誤，遂使後人誤以爲鬼谷之學，邪僻而不軌於正，豈不冤哉。又按劉向說苑曾引鬼谷之言甚精辨。（見逸文）今本鬼谷無此文。知劉固見鬼谷全書者。此其徵引，必本鬼谷，可知。吾人試按其言，「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躬隱，所謂無過策也。」其言直爲揣情之論，與鬼谷同符若合一契。吾故以說苑正今本之誤，自謂其不謬也。

羽不相配。

按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聞聲和音之術也。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鬪郟，謂解羸微之仇，鬪郟者，鬪強也。強郟既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汗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鬪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爲」是也。爲字疑脫，據注增。郟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脅而并。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按此處原文，一言

可爲可復會之期喜，「疑上一可字衍。又按喜字，疑係善字之誤。又按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管子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

疑。疑一本作款款。而去之。按呂氏春秋察傳曰，「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又按說文曰，「款，意有所欲也。」楊倞注，荀子曰，「款，誠款也。」又按說文有兩疑字，一作疑，訓定也。

一作疑，訓惑也。如詩「靡所止疑」及儀禮「疑立」等，皆當作「定」解。依此兩義，本文上一疑字，宜從本義。下一疑字，當作定解。又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如其說，則本文或脫一疑字，共為三疑字。上句明疑，下句則為「疑疑而去之」。說亦可通。但究以前說為近是。

却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

因以懷懼四字一作恐畏。

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其人因以懷懼，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

而却之。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

按陶注文本行應作

「效之於人，驗之於往，復亂其前，吾歸誠於彼。」

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

自所不見之事，終以可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

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

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按荀子非十二子篇曰，「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給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僻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

此所謂小人也。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

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

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

以上七條鬼谷子逸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

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

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敘，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

以上四條鬼谷

序子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

蓋是其所居，因爲號。駟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儀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胸中韋秩三卷，書言輔

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

別有真隱傳錄異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

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

鬼谷子三卷。

樂壹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

蘇秦撰。

又三卷。

樂壹註。

又三卷。

尹知章註。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

蘇秦樂壹注。

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

尹知章不知

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

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整峭薄，整音戾。恐其妄言

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

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鸞鳥，轉圜法猛獸，損兌法靈著七章是也。

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

陋。張云，陋音洽，隘也。

使人狙狂失守，

狙，子余反。

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

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曰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捷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

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敍。

王伯厚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敍。

謂

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

考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

本經持樞中經三篇，

考證引注云，一云受轉丸法

三

梁陶宏景注。

按馬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詡，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

柳子厚嘗曰，

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嶮整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許，揣測儉猾之術悉備于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

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略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略，鬼谷子三卷，

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隱居鬼谷。

又三卷，

樂壹注。

又三卷，

唐尹知章注。

又

三卷。

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其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

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不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

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駢明，衡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

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滿，翠以羽映身，蚌以珠致破。○秦恩復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

劉氏涇曰，老之翕

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

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棧謹案，馬總意林引蘇子十八卷名淳，衛人也。御覽所引蘭以芳自燒，均見意林。秦氏以蘇淳認爲蘇秦誤也。

高似孫子略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

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知章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肱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卽本經中經是也。

陳乃乾鬼谷子校記

明鈔鬼谷子，蘇州文氏舊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述古堂鈔本校過。又經盧召弓覆校。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勞平甫又校。今歸江安傅氏。繆小珊嘗借校于秦刻本上佳處甚多。古書流通處既影印秦本，因錄其異同為校記，付之，俾附印于后。壬戌五月陳乃乾。

卷上

聖人

下有之

在天地間

注

故為衆生

下有之

先

下有也

注

能謂才

勞改材

能

夫賢不肖

智愚勇怯仁義

繆曰，仁義二字疑衍，與賢不肖知愚勇怯不同，注亦未及。

有差

注

股肱各

成

盡其力

注

以原其

同異

下有也

更求其反

及

也

富貴尊榮顯名

繆曰，兩節皆四字句，名下脫二字，如以榮顯名譽為句，則富貴尊三字不可解，

由

此言之

之無

苞

包

以德也

注

君臣所以能相求者

事

常持其綱

下有而

驅之

注

報

猶

由古通

合也

別雄雌

雌雄注同

如舌之取燔

燔注同

骨

圓以道

勞改導

之

注

謂臣向

勞改響

晦注 卽以才方 職任之 是謂忘亡 情失道注 謂以友道結連於君勞補 王

者之臣注 故則 能固志於君注 待之以決其無 事注 則出入自由捷開任

意也句上有用 其情三字 注 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無 注 乃有可以 二字 立功建德也注 入

貢賦賦 貢 之業注 如此則下有 天下無邦注 故曰捷而反之也下有 注 如員圓 環之

轉注 可謂全身下有 大儀注 因而除勞改 除 之上 勞改 無明主 則爲之謀下有

此道 二字

卷中

立勢而無 制事 引別 鉤籍之辭注 人或勞補 知 過而從之 或稱財貨琦瑋瑋

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注 謂人能勞改 既 從化 材能知勞改 智 睿注 夫人之性勞改

情 此所以謂測深探揣 情 故計國事者無 者 此謀之大繆曰，大因 注而衍 本也注 故能

成事而勞改 亦 無患也注 彼應符 自著 如操鉤勞改 鈞 而臨深淵 不費而民不

知所以服補國 句上勞 皆有所難能三者二字 句上勞補 注 如受勞改 運 石下有 投水注 夫謀成事

必先考合於術數注自然勞補易言二字利辭所以關開閉情意也注其不精勞補不

利其偏害成繆改者也注今按全書無此文乃乾按，孫詒讓曰，按高承事物紀原九引樂壹注鬼陶注，故無此文也。

後情必相疏其數行一也注須別制事以為法是下有謂

因事而裁之注少則可以無可以二字得衆注愚智不者猜忌注惟惟無智者可矣

智勞補者獨能用之注教所憎相千里下有馬也注誘於仁壽勞改義之域也注

既不更勞改受其決注沛然而勞補莫之能禦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管子九守作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

因求而與勞改應開閉不善不見原也乃乾案，開當作關，善上脫開字。乃勞改方以聖人為大

盜之資注或曰轉丸肱篋勞補二章二字

卷下

盛神下有者中有五氣注無為而自然者無也出於與物化注是四者能不

衰勞補減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無志必先知其養氣無志此明謂喪神

始於志不養也注則下有事多違錯注我有其威勞改盛待人意慮之交會下有者注

精虛靈勞改動物謂之威 無間則不行下有散勢者 注乃後復勞改轉圓而從其方

注使風濤潛駭句上有用其心服章銓曰，服乃眼之誤。強者勞改為邾 以他人下有庶

注如是而去之下有則即以忌諱動之 注然後更理其目勞改前 終可

以勞改觀

壬子之歲，予於虎邱萃古齋錢氏得此舊鈔本。聞有新刻本，未之見也。今春，寄示盧抱經學士，為校一過云，新刻注中脫十餘字，得此補之。孟秋之月，過知不足齋，向以文先生假得舊鈔本。字甚老艸，據以文云是錢遵王述古堂本。予亦未之信，歸而以三本對校。新刻本脫落錯誤極多。上卷內摭篇白文注文，共脫四百十有二字。勞校云，實四百五十一字，當改正。而此本亦同。其餘更不必言。不有錢氏本，則無以見其真矣。大抵此本少愈于刻本，而大段皆同。予既取刻本校閱一過。復以餘力校此本，正譌補闕，不一而足，庶可讀矣。嗚呼，書籍佳否，故不可以鈔手精粗論。若不以兩本對校，則幾乎不棄彼而留此。又重歎夫刊刻古書者之不可輕率，當博訪善本以。

資參考也。乾隆五十有九年秋八月望前一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校罷識。

予既得善本，校此一過，亦殊漏略。季秋之月，抱經學士過予芳椒堂，取去校閱一過。又指出數處，良足是正。吁，予年二十二耳，而心且粗率如此，視抱經先生真不啻霄壤之別矣。孟夏二十三日元照又識。

甲寅夏鮑君以文出所藏鬼谷子注鈔，屬余與坊刻對勘。坊刻出道藏，其譌脫至多，不可枚舉。鮑君所藏爲錢遵王舊物，乃據宋本傳錄者。如卷首所題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一行，係沿南宋中興書目之誤，似卽當時館閣著錄之本。余既硃朱細勘，復手錄清本一通。且屬吾友錢君廣伯證定之。因綴數語於簡末，嘉慶元年臘月蕭山徐鯤識。

此先友歸安嚴修能手校，復經盧學士臬徐北溟先生重校。北溟補校甚爲精宥，學士所校尙有遺漏。惜江都秦氏於嘉慶乙丑重梓此書，但據學士校本耳。秦氏初用藏本校刊，在乾隆己酉，卽嚴跋所云新刻本也。咸豐丁巳六月校秦本一過，

并識數語。丹鉛生仁和勞權記。

鬼谷子世以嘉慶乙丑石研齋刻本爲最佳，秦本出於盧抱經所據鮑淥飲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輯古今論鬼谷子者爲附錄。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高出不啻倍蓰。壬子二月，傅君沅叔以明鈔藍格本見眎。正文頂格，注文低一格。原出道藏。末有嘉靖乙丑三月九日校畢一行。又有小字。此本原係蘇州文氏所藏，乾隆甲寅嚴九能以錢述古堂本校過。又經抱經先生覆校。九能有跋。明年徐北溟再校。咸豐丁巳，藏勞平甫所，亦跋之，可謂善本矣。徐北溟於嘉慶元年手寫一本，今在况夔生處。曾錄其跋。亦按次寫入。此書之注，錢氏本次行則云，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宏景梁人，非東晉，其誤不足辨。注中多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繼作縲綫之類。昔人又以爲尹知章注，因其爲唐人也。然尹注管子，今具存。此書符言篇與管子九守篇大略相同。因以彼校此，譌脫甚多。注皆望文生義，果出尹知章手，豈有自注管子，而略不省勘乎。然則今本題陶注，固難信。而非

尹注則無疑義。異同以朱筆志於眉間，佳字尙不少也。清明後三日繆荃孫校訖因識。



周廣業跋

飲鮑君購得鬼谷子注鈔本，屬余是正。注甚明白簡當，自非五季宋人可及。乃其卷首題曰，東晉貞白先生丹陽陶宏景注，則非也。陶係梁人，大同初賜諡貞白，東晉之誤，無待深辨。案鬼谷錄自隋志，有皇甫謐樂壹注各三卷。新舊唐志無皇甫而增尹知章注三卷，不聞陶也。陶注始見于晁氏讀書志。潛溪諸子辨繼之卷如樂尹而亡轉丸胠篋二篇。是本篇卷適與相符。當卽宋氏所見者。其書不類古本。如以捭闔反應內撻抵巇列上，飛箝忤合揣摩權謀決事符言并亡篇列中，本經陰符七術及持樞中經列下，與近刻無異。凡文之軼，見於史記意林太平御覽諸書者，此皆無之。其篇名，舊有作反覆抵巇飛鉗淫闇午合揣情摩意量權謀慮者，今亦不然。至盛神養志諸篇，正柳子厚所譏晚乃益出七術怪謬不可考校之言。梁世寧遽有此。縱有之，隱居抗志華陽安用險詭之談。梁史及邵陵王碑銘亦絕

不言其注鬼谷，而僞託焉可乎。困學紀聞載，尹知章序鬼谷子有云，蘇秦張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復受轉丸祛篋三章。晁氏則但言序謂此書卽受秦儀者。雖詳略不同，可證其皆爲尹序。序出於尹，安見注不出尹。觀其注文，往往避唐諱，如以民爲人，世爲代，治爲理，縲繼作縲綫之類。而筆法又絕似管子注，是爲尹注無疑。尹生中宗睿宗之世。卒於開元六年。故於隆基字不復避也。其注亡篇云，或有取莊周祛篋充次第者，以非此書之意不取。注持樞云，恨太簡促，或簡篇脫爛，本不能全故也。蓋自底柱漂沒之後，五部殘缺，不能復覩文德舊本。古注家以爲憾事。若果係陶注，則同時劉勰作文心雕龍，明言轉丸騁其巧辭，飛箝伏其精術矣。此豈不見原文者，可遽云轉丸已亡乎。庾仲容亦梁人，其所鈔子今在意林，人動我靜及以德養民二條，顯有完書可据。何是本獨以脫爛爲恨。此亦是尹非陶之明徵矣。乃其譌尹爲陶，莫解其由。以意揣之，尹注在舊史，雖云頗行於時。而新志却自注云尹知章不著錄。意其本在宋初，原無標識。而持樞篇注中嘗一稱元

亮曰，元亮係晉陶淵明字，或錯認陶淵明爲陶通明。遂妄立主名。而讀者不察，致成久假耳。抑或諂道之徒，既詭鬼谷子爲王詡，強名爲元微子。復以貞白寓情仙術，矯託以注，未可知也。然是注世已罕傳，大可寶貴。似宜改題曰，唐國子博士尹知章注。與趙蕤長短經合梓以行。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也。乾隆辛丑閏五月七日海寧周廣業書。

阮元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脩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讎。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略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韻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箝，後鄭讀爲飛鉗。涅箝之箝，箝鉗同字。賈疏卽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是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觀也。阮元跋尾。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7616



籍